



One Hundred  
Classic Works of the  
World Literature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

王子与贫儿  
木偶奇遇记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第一章

老木匠樱桃师傅不知怎么找到一段木头。这段木头又会哭，又会笑，像个娃娃似的。

从前有……

“有一个国王！”我的小读者马上要说了。

不对，小朋友，你们错了。从前有一段木头。

这段木头并不是什么贵重木头，就是柴堆里那种普通木头，扔进炉子和壁炉生火和取暖用的。

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总之有一天，这段木头碰巧到了一位老木匠的铺子里。这位老木匠名叫安东尼奥，大伙儿却管他叫樱桃师傅。叫他樱桃师傅，因为他的鼻尖红得发紫，再加上亮光光的，活像一个熟透了的樱桃。

樱桃师傅看见这段木头，高兴极了。他满意地一个劲儿搓着手，低声嘟囔说：

“这段木头来得正好。我要拿它做条桌子腿。”

说干就干，他马上拿起一把锋利的斧子，动手就要削掉树皮，先大致砍出条桌子腿的样子。可他第一斧正要砍下去，手举在头顶上却一下子停住不动了，因为他听见一个很细很细的声音央求他说：

“可别把我砍得太重了！”

诸位想象一下吧，樱桃师傅这位善良的老头儿该是多么惊讶啊！

他一双眼睛吓傻了，满屋子骨碌碌转了一圈，要看看这个声音是打哪儿来的。可他一个人也没有看见！他往工作台底下看看，没有人；他打开一直关着的柜子看看，没有人；他往一篓刨花和碎木片里面看看，也没有人；他甚至打开铺子门往街上看看，还是没有人！那么……？

“我明白了，”他于是抓抓头上的假发，笑着说，“这声音一准是我听错了。我还是干我的活吧。”

他重新拿起斧子，在那段木头上狠狠地一斧砍下去。

“唉哟！你把我砍痛了！”还是那很细的声音埋怨着叫起来。

这一回樱桃师傅当真愣住了，眼睛吓得鼓了出来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舌头拖到下巴，活像喷水池里一个妖怪的石头像。

等到他重新能够说话，他吓得哆哆嗦嗦、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：

“这个细声细气叫‘唉哟’的声音，它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呢？……屋子里可是一个人也没有。难道是这段木头，是它学会了像小娃娃那样又哭又叫吗？这我可怎么也不相信。瞧，就是这么一段木头。它跟别的木头一模一样，拿来生炉子的。扔到火里，倒可以烧开一锅豆子……那么，不是木头又是什么呢？难道是木头里躲着个人吗？要真躲着人，那他活该倒霉。我这就来跟他算账！”

他这么说着，双手抓住这段可怜的木头，一点不客气，就把它往墙上撞。

撞了一会儿，他停下来竖起耳朵细细地听，看有什么哭

声没有。他听了两分钟，没有；听了五分钟，没有；听了十分钟，也没有！

“我明白了，”他一面苦笑着说，一面抓头上的假发，“那细声细气地叫‘唉哟’的声音，一准是我自己听错了！我还是干我的活吧。”

可他心里仍然挺害怕，于是试着伊伊唔唔地哼支小调壮壮胆。

这一回他放下斧子，拿起刨子，要把木头刨刨光。可他一来一去地刚那么一刨，又听见那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嘻嘻地笑着对他说了：

“快住手！你弄得我浑身怪痒痒的！”

可怜的樱桃师傅这一回活像着了雷打，扑通一声倒了下来。等他重新睁开眼睛，只见自己坐在地上。

他脸都变了色，一向红得发紫的鼻尖，这会儿都吓得发青了。

## 第二章

樱桃师傅把他那段木头送给老朋友杰佩托。杰佩托要把这段木头刻个呱呱叫的木偶，又会跳舞，又会耍剑，还会翻跟头。

正在这节骨眼，有人笃笃笃敲门。

“进来”，老木匠说。他连重新站起来力气也没有了。

于是木匠铺里进来了一个小老头。他老是老，可老得精神。他的名字叫做杰佩托，可街坊邻居的孩子要想逗他发顿脾气，就叫他的外号“老玉米糊”，他有这么个外号，因为他那头黄色假发活像玉米糊。

杰佩托脾气挺坏。谁叫他“老玉米糊”就得倒大霉！他一下子凶得像只野兽，谁也没法对付他。

“您好，安东尼奥师傅。”杰佩托说，“您坐在地上干吗呀？”

“我吗，我在教蚂蚁做算术哪。”

“祝您成功！”

“倒是什么把您给带到我这儿来啦，杰佩托老朋友？”

“是我的腿把我带来了呗。您知道，安东尼奥师傅，我是来求您给我帮个忙的。”

“随时乐意为您效劳，”老木匠回答说，跪了起来。

“今天早晨，我脑子里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。”

“咱们倒来听听着。”

“我想亲手给自己做个漂亮的木偶。不是个普通木偶，是个呱呱叫的木偶，会跳舞，会耍剑，还会翻跟头。我要带着这么个木偶周游世界，挣块面包吃吃，混杯酒喝喝。您看怎么样？”

“好极了，老玉米糊！”还是那个很细很细的声音不知打哪儿叫起来。

杰佩托这位老朋友一听人家叫他老玉米糊，脸登时气红了，红得像个红辣椒。他向老木匠一下子转过脸来，气虎虎地说：

“您干吗得罪我？”

“谁得罪您了？”

“您叫我老玉米糊！……”

“我没叫过您老玉米糊。”

“难道是我叫了吗？我说是您叫了。”

“我没叫！”

“您叫了！”

“我没叫！”

“您叫了！”

他们越来越激动，结果从动口到动手，两个打了起来，又抓又咬，像两只猴子似的。

等到一架打完，杰佩托那头黄色假发到了安东尼奥师傅的手上，老木匠那头花白假发却在杰佩托的嘴里。

“你把我的假发还我，”安东尼奥师傅说。

“你也把我的假发还我。咱俩讲和吧。”

两位小老头各自收回了自己的假发以后，互相紧紧拉手，赌咒发誓说以后要一辈子做好朋友。

“那么，杰佩托老朋友”，老木匠表示和解说，“您要我

给您效什么劳呢？”

“我想要段木头做我的那个木偶。您肯给吗？”

安东尼奥师傅听了这话真是喜出望外，马上过去拿起工作台上那段把他吓了个半死的木头。可他正要把木头交给朋友，木头猛地一扭，打他手里使劲滑了出来，在可怜的杰佩托那很细的小腿骨上，狠狠地就是一下。

“唉哟！安东尼奥师傅，您送东西给人家是这么客气的吗？我的脚几乎都给你打瘸了。”

“我发誓我没打您的脚。”

“难道是我打我自己的脚不成！……”

“全怪这木头，是它打你的……”

“我知道是木头，可把木头扔在我脚上的是您。”

“我没扔您！”

“您说谎！”

“杰佩托，您别得罪我，要不我就叫您老玉米糊！……”

“蠢驴！”

“老玉米糊！”

“蠢猴！”

“老玉米糊！”

“蠢猪！”

“老玉米糊！”

杰佩托听到这第三声老玉米糊，眼睛都气黑了，向老木匠猛扑过去。于是他们又打了一场大架。

等到这一架打完，安东尼奥师傅的鼻子多了两道抓伤，另一位背心却少了两颗钮子。两个人这样算清账以后，又紧紧拉手，赌咒发誓说发后要一辈子做好朋友。

接着杰佩托拿起他那段呱呱叫的木头，谢过安东尼奥师傅，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。

### 第三章

杰佩托一回家，马上就动手做木偶，给他取名叫皮诺乔。木偶最初的几桩恶作剧。

杰佩托住在一间很小的地下室里，只有楼梯底下透进来一点儿光。用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把椅子、一张床、一张小桌子。里面墙上有个小壁炉，生着火，可火是画出来的。火上面有个锅子，锅子也是画出来的。锅子在滚得热气腾腾，热气同样是画出来的，可画得跟真的一模一样。

杰佩托一回家，马上拿起工具，动手就刻他的木偶。

“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？”杰佩托自言自语说，“我就叫他皮诺乔吧。这个名字会给他带来幸福。我认识一家人，都叫皮诺乔：皮诺乔爸爸，皮诺乔妈妈，皮诺乔老大、老二、老三……他们一家都过得很好。其中最富的一个讨饭吃。”

杰佩托给木偶取好了名字，就埋头干起活来，一下子就给他刻出了头发，刻出了脑门，刻出了眼睛。

眼睛刚刻好，请诸位想象一下杰佩托有多么惊奇吧，他发觉这两只眼睛自己骨碌碌动起来，接着一眨也不眨地瞪着他看。杰佩托给这双木头眼睛瞪得受不了了，生气地说：

“木头傻眼睛，干吗瞪着我？”



没有回答。

做完眼睛，又做鼻子。鼻子刚做好，它就开始长起来，长啊，长啊，长啊，才几分钟，已经变成一个很长很长的长鼻子，还没完没了地长下去。

可怜的杰佩托拼命要把鼻子截短，可他越是截，这个鼻子就毫不客气地变得越是长。

做完了鼻子做嘴巴。

嘴巴还没做完，就马上张开来笑了。

“别笑！”杰佩托生气地说。可他这句话像是对着墙说的，说了也是白搭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，别笑！”他用吓唬他的口气大叫。

嘴巴于是停了笑，可整条舌头都伸出来了。

杰佩托为了不耽误工作，假装没看见，继续干他的活。

做完嘴巴做下巴，接着做脖子，做肩膀，做肚子，做胳膊，做手。

手刚做好，杰佩托就觉得头上的假发套给拉掉了。他抬头一看，可是看见什么啦？只见他那头黄色假发拿在木偶的手里。

“皮诺乔！……马上把头发还我！”

可皮诺乔不但不把假发还他，反把它戴到自己头上。假发把他整个头套住，几乎把他闷了个半死。

木偶这么没规没矩，杰佩托觉得有生以来还没有这样悲伤难受过。他转脸向皮诺乔说：

“你这个小坏蛋！还没把你做完，你已经这样不尊敬父亲了！真坏，我的孩子，你真坏！”

他擦掉眼泪。

接下来只剩下做腿，做脚了。

杰佩托把脚一做好，就感到鼻尖上给踢了一脚。

“我这是自作自受！”杰佩托自言自语，“一开头就该想到这一点！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！”

他抱住木偶的肢窝，把他放在地板上，要教他走路。

皮诺乔的腿僵硬着，不会动。杰佩托搀着他的手，教他一步一步地走。

等到腿一会动，皮诺乔就开始自己走了。接着他满屋子乱跳，最后跑出大门，蹦到街上，溜走了。

可怜的杰佩托在他后面追，可是追不上，因为皮诺乔这小坏蛋蹦蹦跳跳，像只野兔。他那双木脚却在路面上劈劈啪啪，活像二十双农民的木头鞋在响。

“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杰佩托大叫。可街上的人看见木偶跑得像匹小马驹，只是停下来望着他出神，哈哈地笑啊笑笑啊，笑得无法形容。

幸亏最后碰到一个警察。他听到人们吵吵闹闹，以为是一匹马驹从主人手里逃走了，于是大胆地站在路当中，跨开一双粗腿，决心要把马拦住，免得闯大祸。

皮诺乔远远看见警察把整条街拦住，就想在他两腿之间一下子冲过去。可是没成功。

警察动也不用动，一把就抓住了他的鼻子（这个鼻子真长、像是特地做出来给警察抓的），把他交还到杰佩托手里。杰佩托为了教训他，马上想狠狠拉他的耳朵，可诸位想象一下他是多么惊讶吧：他找来找去竟找不到耳朵。诸位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一个劲儿地刻啊刻啊，竟忘了给他做一对耳朵。

杰佩托没有耳朵可抓，就抓住木偶的颈背。他要把他带回家，同时摇着头吓唬他说：

“咱们现在回家。到了家，一定要算清咱们这笔账！”

皮诺乔听了这句吓唬的话，马上就倒在地上，赖在那里

不肯再走了。爱看热闹和无所事事的人一下子就过来，围成了一大堆。

大家七嘴八舌的。

“可怜的木偶！”有人说，“他不肯回家是有道理的！谁知道杰佩托这坏蛋会怎么揍他呢！……”

又有人不怀好意地接上去说：

“杰佩托这家伙，看着挺老实，对孩子可真凶！让这个可怜木偶落到他手里，他准把木偶剁成碎木片！……”

一句话，他们这么东一锤西一棒的，那位警察竟把皮诺乔放开，反倒把可怜的杰佩托送到监狱里去了。杰佩托一时无法辩白，只哭得像头公牛似的。他一路上监狱，一路结结巴巴地哭着说：

“该死的小鬼！我辛辛苦苦本想做出个好木偶！可结果是自讨苦吃！我本该先想到这一点！……”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叫人没法相信，我在以下各章里，将一一讲给诸位听。

## 第四章

皮诺乔和会说话的蟋蟀的故事。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，坏孩子不爱听比他懂得多的人的劝告。

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我来告诉大家，当可怜的杰佩托平白无辜地给送进监狱的时候，皮诺乔这小坏蛋看见自己逃脱了警察的手，马上撒腿就跑，穿过田野，抄近路回家。他拼命地跑啊跑啊，跳过一个一个很高很高的土墩和荆棘丛，跳过一条条水沟，像只被猎人追赶的小山羊或者小野兔。

他跑到房子前面，看见朝街的门半掩着，就推门进去。他放下门闩，卜通坐到地上，得意洋洋地吐了一口长气。

可他得意了也只要一眨眼的工夫，因为他听见屋子里有声音叫：

“唧唧，唧唧！”

“谁在叫我啊？”皮诺乔吓坏了说。

“是我！”

皮诺乔转过脸，看见一只大蟋蟀在墙上，正慢腾腾地往上爬。

“告诉我，蟋蟀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会说话的蟋蟀，在这屋子里已经住了百把年啦。”

“这屋子今天是我的了，”木偶说，“如果您真肯行行好，

让我高兴高兴，就请头也别回，马上走吧。”

“要让我走，”蟋蟀回答说，“可得让我在走以前先告诉你一个大道理。”

“那就说吧，快点。”

“孩子不听父母的话，任意离开家，到头来决不会有好结果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倒霉，迟早会后悔的。”

“您高兴唱就下去吧，我的蟋蟀。可我明天天不亮，一准就离开这里。我要是呆在这里，就逃不出所有孩子都会遇到的事情：把我送去上学，不是软骗就是硬来，逼着我读书。跟您说句心里话，我一点不想读书，我更爱追蝴蝶，爬树掏鸟窝。”

“可怜的小傻瓜！可你不知道吗，这样你会变成一头大蠢驴，所有的人都要拿你开玩笑的？”

“闭口吧你，你这不吉利的坏蟋蟀！”皮诺乔叫道。

可蟋蟀又耐心又有智慧，木偶这样粗暴无礼，它一点不生气，还是用它原来的声调说：

“你要是不爱上学，那为什么不学个什么行当，好正正直直地给自己挣块面包呢？”

“你要我告诉你吗？”皮诺乔开始不耐烦了，回答说，“世界上所有的行当当中，只有一个行当真正合我的心意。”

“什么行当？”

“就是吃，喝，睡觉，玩儿，从早逛到晚。”

“告诉你”，会说话的蟋蟀还是那么心平气和地说，“凡是干这种行当的，最后几乎不是进医院就是进监牢。”

“当心点，不吉利的坏蟋蟀！……你惹我生气了可要倒霉！”

“可怜的皮肤诺！你真叫我可怜！……”

“我为什么叫你可怜？”

“因为你是一个木偶，更糟的是，因为你有一个木头脑袋。”

听了最后这句话，皮诺乔火冒三丈，猛地跳起来，打工作台上抓起一个木头槌子，就向会说话的蟋蟀扔过去。

他也许根本不想打中它，可是真不巧，正好打中了它的头，可怜的蟋蟀只来得及叫一声唧唧，就给打死了，贴在墙上。

## 第五章

皮诺乔肚子饿。他想找个鸡蛋煎来吃。可他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，煎鸡蛋打窗口飞出去了。

这时候天开始黑了。皮诺乔猛想起他还没吃过一点东西，就觉得肚子在咕噜咕噜叫，真想吃。

孩子是这样，一想到吃就越来越想吃，说真个的，才几分钟工夫，想吃就变成了肚子饿，肚子越来越饿，饿得他像只饿狼，饿得他肚子像刀绞。

可怜的皮肤乔马上向壁炉扑过去。那儿有个锅子在冒热气。他打算揭开锅盖，看看里面在煮什么东西。谁知那锅子是画在墙上的。诸位想象一下吧，他是多么失望啊。他那个本来已经很长的鼻子，马上又至少长了四指。

于是他满屋子乱跑，搜遍了所有的抽屉、所有的角落，只想找到点面包，哪怕是一丁点儿干面包，只想找到点硬面包皮、狗啃过的骨头、发霉的玉米糊、鱼骨头、樱桃核，总而言之，随便找到什么可以进口的东西都好。可他什么也没找到，一丁点儿东西也没找到。

这时他肚子越来越饿，越来越饿。可怜的皮肤乔，他除了打哈欠，就毫无办法可以让肚子好过一点儿。他的哈欠打得那么长，每一回嘴巴都一直咧到耳朵边。打完一个哈欠他

就吐口水，只觉得胃也要吐出来了。

最后他绝望了，哭着说：

“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。我错就错在不听爸爸的话，逃出了屋子……我爸爸要是在这儿，这会儿我就不会一个劲儿打哈欠，人都要打死了！唉哟！肚子饿多难受啊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他看到一堆垃圾里好像有一样东西，圆滚滚的、白花花的，完全像个鸡蛋。他一蹦就跳了过去，扑到它上面。的的确确是个鸡蛋。

木偶这份高兴是只可意会，无法形容的。他简直像在做梦，一个劲儿把鸡蛋捧在手上，转过来转过去，又摸又吻，一面吻还一面说：

“这会儿我该怎么吃这个蛋呢？煎来吃不好吗？……不，放在盘子里煮更好！……噢，用煎锅煎最好，还有比煎鸡蛋更好吃的吗？噢，不弄熟怎么样，就生着吃？不，还是放在盘子里煮，或者用煎锅煎好。我想吃得要命啦！”

说干就干，他把煎锅放在一个烧炭的火盆上。在煎锅里他放的不是素油不是牛油，而是水。等到水一冒气，卡啞！……他敲破鸡蛋壳，就要把蛋倒进去。

可蛋壳里倒出来的不是蛋白和蛋黄，而是一只小鸡。小鸡又快活又有礼貌，姿势优美地鞠个躬说：

“多谢您，皮诺乔先生，您让我省了力气，不用去啄破蛋壳啦！再见，祝您好，请代我向您一家人！”

它说着拍拍翅膀，从打开的窗子飞出去，不见了。

可怜的木偶站在那里发呆，眼睛瞪大，嘴巴张开，手里拿着两瓣鸡蛋壳。他这么愣了一阵，等到最后清醒过来，就哇哇地又哭又叫，绝望得跺脚，一面哭一面说：

“还是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！如果我不从家里逃出去，如果我爸爸在这儿，这会儿我就不会饿得要命了！噢，肚子



饿多难受啊！”

肚子继续咕噜咕噜响，越响越厉害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叫它不响。他觉得还是离开屋子，到隔壁村子去看看，巴望能碰到个好心人，会施舍点面包给他吃吃。